

齐庚林 著

红 血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新登字 01 号

绿血

齐庚林 著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

新华书店发行 保定市清城晨光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25 万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25-00968-0/I·165 定价:10.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漂亮的女人就是资本

• 她听到一个声音,那声音来自楼上,凭着有规律的节拍她知道楼上在做什么,燥热随着那规律的骚动一阵阵升温,她再也忍耐不住了……。

• 像冬眠在春天苏醒一样,这苏醒带着积蓄很久的力量爆发出来难以抑制。

第二章 她在孤寂中扑向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 咄咄逼人的样子让她忍无可忍了,积蓄的怨与哀如火山岩浆一般猛烈的爆发出来……。

• 她走进浴室洗浴,发现下身有一丝血漂进浴液乳白色的泡沫里……。

• 两颗饥渴的心化成了一个,酝酿已久的暴风雨来到了……。

第三章 兴男人玩女人就不兴女人玩男人

• 男人的手在女人的胸衣里乱摸,女人的手在男人的裤裆里蠕动。

• “真刺激,跟我跳的那位都他妈流了”

• 一根毛刷似的木棍亲在丁字带上,带上有锁,这东西叫“好玩”。

第四章 生活所迫她走上贩卖淫具的路

• 天上的太阳毒辣辣的,地面就像一口被火烧着的大锅,她没敢穿裙子,上面穿的厚衣服,觉得不该穿过去的那些……。

• 刚掏出钱来,猛听耳边大喝一声:“别动……。”

• 他把她滑溜溜的身子扔在床上,她像条出水的

白鲢鱼，“啪、啪”地在席梦思床上……。

第五章 她自觉有点下流,但又很心安理得

• 揽着她的细腰,已到了神魂荡漾的地步,眼不能立刻就……。一曲终了,他已是大汗淋漓了。

• 她肆意地玩弄“黑驴”,像摆弄一根粉笔。“黑驴”饥渴欲死,痛苦地嚎叫。

第六章 她不能用肮脏去沾染丈夫的纯洁

• 是她写信要我回来办离婚手续,我不知她为什么要……。

• 你不是说你染上性病了吗?

• 他呆呆地看着她许久才吐出句话来:“你在家……。”

第七章 你是把身体给了我,心给了她

• “你不能,我求你,坏了将来我就……。”

• 她的手伸出,放肆的活动着,在关键时……。

• “是你性急,本小姐还没满意,你就……。”

第八章 是有贪脏枉法的人,但正义还在

• 就在那脏兮兮的床上,她把“小掎客”弄翻,肆意摆弄起来。“小掎客”哪里受得住,不一会儿便崩溃了。

• 新秘书虽久经沙场,但经不住他的粗犁乱耕,再也做不出千姿百态的迎合,呻吟出一长串的痛苦声来……。

第九章 女人制服男人最有为的武器就是女人的肉体

• “我恨她,也可怜她,她原来是个好女人,可现在变成……。”

• “啥鸡巴高质量,老子摸摸都没戏,妈的,老子就为那是才住天乐的。”另一个骂骂咧咧的说。

第十章 无耻是对待无耻的手段

• 他仔细看着发育不全的小女孩道：“你知道什么叫狗鞭吗？”

• “黑驴”发狂了，在“嫩草”地上疯狂的跑着，时而一声长啸，时而低下头猛啃一口，时而紧张，时而立住不动，目光在“绿草”中寻找着还没有发现的奥妙……。

• 她哀叫着乱碰叫撞，最后终于不出声了。抽出铜丝棒，血流出来，很快染红了一片土地，令人窒息的血腥味很快……。

第十一章 “我没亏待过你，你就这么对我。”

• “睡过洋妞没有”边说边抚摸着，直到把他的欲火再煽起来……。

• 她把“黑驴”的那个含在嘴里认真的动作着，就在他雄伟激昂的时刻，她双颌猛地一用力，只听一声惨叫……。

第十二章 “到地狱我在告诉你为什么吧！”

• “把你们保卫部的个个都叫来，姑奶奶今天犒劳犒劳你们。”她对跃跃欲上的“黑驴”说。

• 她的手猛烈的动作着，很快，那男人闷哼了一声，身子剧烈地抽搐起来……。

• 她告诉她用牙签刺破了他的那个，百分之一百会阳痿的，她笑了。

第十三章 “你也真够损的。”

• 这一次她是主动的，自始至终掌握着主动权，她摆弄着他，像是孩子玩弄一件感兴趣的玩具，直到把他摆弄得像一摊烂泥才罢休。

• “男人，没他妈的好东西，什么爱呀亲呀，说得好听着呢，过了瘾，全没了，妈的，把他们绑在树上，让狗把他们那玩艺给咬去！”

第十四章 “妈的，晚上我全叫你们哭……。”

- 他一把将她掀倒在床，扒净她的衣服，抓起一个茶杯就往她的下身塞，然后猛地一拳……。

- 她就势歪在他的怀里，这爱虽然少了点浪漫，但却多了点实在和成熟。

第十五章 他向老爹哭诉着不幸

- “我哪知道她们搞些名堂，现在全扣到我头上了。爸，你不能不管啊……。”

第 一 章

淅淅沥沥的小雨整整下了一天，浸透了江润这座不足百万人口的小城。江润市三面环山，一面临水，雨一住，夜幕和着水雾铺天盖地而来，掩遮了小城的山清水秀，投下一派沉重的朦胧。散了会，冷艳芳第一个走出会议室，没有和任何人打个招呼，推起车出了学校那墙皮剥落的灰色校门。这是第一场春雨，刚刚离去的冬寒被春雨唤了回来，整座城市都弥漫着透人骨髓的阴冷。雨刚住，街上行人不多，路边的国槐闪着幽幽的光亮。风走过，国槐摇一摇，摇下一片冰冷的水珠，“噼啦”砸在

地面或人身上。冷艳芳没有感到冷，心里满满的突奔着一团火，她为那个不公正的会议而愤懑，恨不得把汤河副校长的脑袋一把揪下来摔碎，再用脚踩进泥水里去。

公平而论，冷艳芳是可以评上一级教师的，无论是教学成绩还是其它方面她都要比被评上一级教师的那几位强。但她没有评上，明里是说她没为学生治病捐那么多钱，实质上是汤河从中做梗。“停下！停下！”有人喊。冷艳芳看看，交警在喊她，忙下车，站住看着那警察走过来。

“看不见红灯吗？你找死呀！”警察黑着脸训斥。冷艳芳脸红了，忙说对不起，下次一定注意，大概警察看她是个美貌的少妇，看了看她挥手让她走了。漂亮的女人就是资本，如果她不拒绝汤河副校长，那么她也许会评上一级教师，但她拒绝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身为党员的副校长汤河竟是如此卑鄙下流。

回到家，天色已经彻底的黑下来了。四岁的女儿丽丽正坐在床上可怜巴巴地等她。冷艳芳扔下书包，一把将女儿拥进怀里，泪水噼噼啦啦落下来。

“妈，你怎么哭了？”丽丽扬起小脸问。冷艳芳突觉得自己失态，忙抹去眼泪做出一副笑脸说：“妈是担心你，还烧吗？”冷艳芳摸摸女儿的额头，断定女儿的烧退了，心踏实下来。

冷艳芳走进卧病在床的寡妇婆婆的卧室，为婆婆换好尿垫，然后打火做饭。

“小丽的爸还没有信来吗？”婆婆有气无力地问。

“来了我还能不告诉您。”

“怎么，在外面呕气回家跟我撒来了！”婆婆的话有了明显的不快。

婆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但自从失去丈夫、尤其是瘫痪在床，脾气一天天坏起来。有时冷艳芳真想和她吵一架，转念一想婆婆活得也苦，吵架的念头顿时全消。冷艳芳放下饭铲走进婆婆的卧室，笑着解释道：“您别乱想了，我是怕您听不到才说话重了点儿。”

“你在学校里受委屈了吧？”婆婆问。

“没。”

“你瞒不了我。”婆婆叹口气，“都是我该死不死。阎王爷，你就收了我去吧……”

“妈，您别这样，艳芳从来没多余您。”

婆婆无语，痴呆呆地望着窗外。窗外一片漆黑，像个洞。

侍候完婆婆和女儿，冷艳芳喝了半碗汤早早的睡了。见妈妈心里不快，丽丽没像往日那样缠着妈妈讲故事，蜷在被里装睡。

没有缠绵的夜是漫长的。阴冷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把漫长的夜装点得更加冷清。冷艳芳静静地望着墙上的结婚照，细嚼着那些个美妙的日子。

已两个月没有来信了，会不会出什么事呢？冷艳芳想象着大洋彼岸的“天堂”，心里生起忐忑不安。

她相信志伟。她与志伟的婚姻没有半点的“包办”因素，那最初发生在北京的一个学府，那时的志伟是那样的羞涩，以至初吻时嘴唇的慌乱与颤抖至今还深深地刻在冷艳芳的心里。大学毕业，他俩双双回到江润市，虽有花前月下，但直到入洞房后的第三天夜里志伟才完成丈夫的责任。

“你呀，胆小鬼。”在粉红色灯光里完成了妻的责任之后，冷艳芳娇羞地抚着志伟光滑的肩头说。

“谁说我是胆小鬼……”志伟翻上来。不再有第一次时的慌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绿草如茵的坦荡上肆意地驰骋。冷艳芳真的品到了那一刻的玄妙，快意如箭，一下下穿刺着她的心。她竟也忘记了掩饰，在猛烈的撞击中发出一连串时断时续的呻吟。那一刻似乎容纳了所有的人生。

志伟考托福，她舍不得，冷静下来想想，又觉得该支持丈夫，男人该有男人的人生。志伟考中哈佛，在去省城相送的路上，冷艳芳的心像被一只粗糙的大手揉搓着，当丈夫走进那玻璃大门时，她的目光早已被泪水遮住了。丈夫出国留学，引起多少同仁的羡慕与嫉妒，可有谁知道她家为此而弄得一贫如洗，又有谁知道她的寂寞、孤独。没有男人的女人不能算是女人呀！

女儿翻了个身，小手正搁在妈妈的乳房上。冷艳芳觉得有一团火腾地烧起并迅速燃遍全身。看看女儿，女儿现在真的睡熟了。冷艳芳把女儿的手从胸上挪开，然后坐起来。

不知何时，起风了。窗外的那棵白杨“啪啦啦”地响，仿佛在向漆黑的夜空召唤着什么。

突然，冷艳芳听到一个声音。那声音来自楼上，凭着有规律的节拍冷艳芳知道楼上在做什么。燥热随着那规律的骚动一阵阵升温，热得她再也忍耐不住了。她脱去睡衣，剥下最后一块织物，下了床，站在穿衣镜前欣赏起自己来。

镜中的赤裸女人是美丽的。虽然生了孩子，可她的体形没有私毫改变，她依旧那么苗条，肌肤依旧那么细腻，立在乳峰上的两颗红樱桃似的乳头是那么光彩夺目。冷艳芳在自我欣赏中陶醉了，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了不该去的地方。墙上的猫头石英钟在一种似有似无的声音中不紧不慢地走着，两只随着

钟声转动的大眼贪婪地看着地上的女人。不知过了多久，冷艳芳清醒了，收住手，回头发现女儿睁大两眼看着她。

“妈，你在干嘛？”女儿天真地问。

冷艳芳爬上床抱住女儿，说：“妈肚子疼，快睡吧。”

女儿听话地躺下了。望着女儿稚嫩的小脸儿，冷艳芳为自己的谎言而不安。一种“不知羞耻”的罪感织成大网，紧紧地网住了冷艳芳。



冷艳芳走进校长室的时候，副校长汤河正坐在黑色的皮转椅上咀嚼着昨天晚上的一位被评上高级职称的老师的晚宴。他虽是副校长，但自从老校长病重住院，他就成了第五中学的主人。其实，老校长即使不病，五中的事情也多半他说了算，其中原因学校里所有的教职员工都清楚，那是市教育局的一位头头是汤河的舅舅。汤河决定今晚去舅舅家，他要经常不断地送去谢意与忠心。舅舅是他的命根，没有舅舅，他这个中师毕业生怎么能当上中学的副校长呢。

汤河副校长的写字台上放着文件，他的写字台上永远放着文件。在他的写字台上，这些文件不管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早已超出其文字内容价值了。

老校长就看不上汤河这个。汤河说咱们做领导的主要任

务就是吃透文件精神，把党的方针政策贯彻下去，不看文件怎么成呢？面对冠冕堂皇，教了一辈子书的老校长不知该说什么，赌气去了医院；学校的事再也不愿管了。

冷艳芳的到来是汤河预料之中的，冷艳芳一敲门，汤河立即调整好脸色，端庄得一副十足的领导架式了。

“有事？请坐吧。”汤河见是冷艳芳，弄出一脸的微笑，亲切的指着一张沙发说。

冷艳芳没有坐，目光搁在窗外的那片蓝天上。她厌恶汤河的那张油汪汪的胖脸，那张脸总让她想起饭店里的红烧肘子，让她恶心。

“坐呀，喝水。”汤河把一杯热茶放在茶几上。

对于冷艳芳今天的来意，汤河已经估计到了，但他心里打定了主意，不管冷艳芳为职称的事如何吵闹，他都报以笑脸。他要得到冷艳芳，除了让冷艳芳知道他的厉害，还要让冷艳芳知道他的温柔和体贴。

从来五中任副校长的第一天起，汤河就把占有冷艳芳做为“工作”的主要目标了。但让他失望、懊恼的是，他所做的种种努力竟在冷艳芳那里碰了壁，所以在评定职称中他坚决不给评上一级，他要让冷艳芳知道拒绝他汤副校长的后果是什么。

冷艳芳掉过脸，掏出一张纸放在写字台上，说：“汤校长，这是我的请调报告。”

完全出乎汤河的预料。沉默了一会，汤河说：“冷老师，你是不满职称评定才要求调走的吧。其实，我也想给你评上，可名额有限，我……”

“请不要说了，我不是为职称的事找你的。”冷艳芳打断汤

河的话。

汤河叹口气，强压下心中的火气，说：“冷老师，咱学校教师队伍的情况你是了解的，我们教力还不足呢，怎么可以随便放人。再说你要求调走总得有个充足的理由吧？”

“我家庭困难。”

汤河看了看冷艳芳的请调报告，笑了，“八中离你家比咱们五中还远呢，能说是为了解决家庭困难吗？”

“这么说你是不批了？”

汤河走过来把冷艳芳硬按进沙发里，笑着说：“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可你知道我的难处吗？那几个评上一级教师的哪个没有‘背景’，我惹得起吗。艳芳，你应该知道，我是真心关心你的，知道你的困难，请你相信，我会尽力帮助你的。”

“我不想在这干了。”

“好，我一下子也说服不了你，我还要出去办点事，晚上你来找我好吗？”

冷艳芳离开了校长室。

这是阳光明媚的一天，暖融融的日头把微风染得柔柔的。树已抽了芽，嫩黄的芽苞散发着甜丝丝的气息。冷艳芳想起了农村老家，想起了积劳成疾的父亲。她一个多月没有回老家了，她决定星期天回去看看。走到传达室，门卫交给她一封信，是老家来的，迫不急待地拆开，看后心猛地沉下来：弟弟强子告诉她，父亲病重，要到江润治疗，让她准备好钱。

钱，她哪来的钱？为了丈夫出国，拖的债至今还没有还清，她一个人的工资托负着三口之家，太重了。父亲的病能不管吗？

“谁来的信？”旁边有人问。冷艳芳掉脸看，是佟勇，忙把信

揣进口袋，说老家来的。

“我以为是志伟来的呢。”

冷艳芳低下头，她不愿让老同学看到她的窘态。

他们就那么推着车走着，默默的。下班时间，街上的行人很多，流行乐碰碰撞撞，偶尔闪过的艳笑留下一片浓烈的香气。

“你找区教育局了吗？”佟勇问，说的自然是职称的事。

“有什么用，他舅是市教育局的头儿。”

“那就这么忍了？”

“我想调走……”

“调走？”佟勇的心头一震，“上哪儿？”

“八中。”

“姓汤的能放你？”

“他……他要我今晚找他……”

“你答应了？姓汤的没安好心！”

冷艳芳低下头，轻声说：“我会保护我自己的。”

“不，你不能去！”佟勇有些气急败坏了。

冷艳芳感激地看着老同学，一股暖流强烈地涌上心头。她笑了，做出一副轻松的样子说：“看你急得那样儿，你不相信我能保护自己，再说我也没决定去不去呀。”

“他妈的，我恨不得一拳把姓汤的脑袋砸碎！唉，你晚上要去可要告诉我。”

冷艳芳点点头。

三

冷艳芳在家里为父亲住院钱没有着落而焦灼不安时，佟勇把汤河给打了。

那天佟勇听到汤河约冷艳芳晚上去谈话后，心再也安静不下来。他自信他的判断百分之百正确，汤河约冷艳芳谈话是假，想占有冷艳芳是真！想到别人占有冷艳芳，他的心里立时燃起熊熊烈火，他早就给自己立下了信条：他可以看着志伟与冷艳芳亲昵切切，但决不能看到别的人占有冷艳芳。对冷艳芳的爱有多深，只有他自己知道。

佟勇在大学时就爱上了冷艳芳，但不知为什么总没有勇气向冷艳芳展示、表白。是他自认不配？也许是。那时的冷艳芳虽说没有被捧为校花，可与校花周惠敏比起来则是另一种动人，暗地里被人誉为九月菊。冷艳芳身边的白马王子多了，对佟勇欲罢还休的情感信息全然不觉。当冷艳芳与志伟确定了关系后，佟勇一连几夜没睡，有悔恨自责，也有自愧悲微。后来与冷艳芳、志伟一同分配到江润，他是主动要求来五中的。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和冷艳芳结合，但求每天能见着冷艳芳就满足了。佟勇是在冷艳芳婚后第三年结婚的，妻是机关打字员。虽没有刻骨铭心的爱，但他忠实地尽着丈夫的责任。婚后，对冷艳芳的那份情感深埋着，从不敢让冷艳芳或同事有丁点

觉察。现在，他有点破釜沉舟了。

吃过晚饭，告诉妻子说有事，蹬上车去了学校。汤河执政，学校管理松懈，校门口人出来进去门卫问也不问，只顾下自己的棋。走校门，佟勇又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了，只好在阴影里来回走动。走着走着，他觉得自己挺好笑的，自己是个贼还是捉贼人呢？

他不知冷艳芳此刻不在校长室里。楼长室亮着灯，有个人影在晃动着。他再也忍不住了，快步走上二楼，站在校长室门外谛听，有女人说话的声音，但无法断定是不是冷艳芳的话语。他的眼前闪出这样一幕：汤河像条饿狼扑到冷艳芳的身上，任凭冷艳芳苦苦哀求，毫不留情地扯下冷艳芳的外衣。他再也忍不住了，猛地撞了进去。

汤河当时愣住了，他心急火燎地等待着冷艳芳，想象着即将出现的美妙，却没想到冲进来的是佟勇。

“你来干什么？”汤河气急败坏地问。

“我？”见屋里没有冷艳芳，佟勇也愣住了，顺口答道，“我是来告诉你，冷老师今天是不会来了。”

“我约冷艳芳谈话，你算干什么的！你给我出去！”

“出去？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佟勇索性坐进沙发里，盯着汤河的那张胖脸，道：“汤校长，你身为副校长，国家干部，你不觉得你对冷艳芳太卑鄙下流了吗？”

汤河腾地站起来指着佟勇冷冷道：“我下流，下流的怕是你吧。看你平日本本份份的，可我早就看你不是好东西，乘人家丈夫不在，你们一对狗男女勾搭在一起……”

“你，你也他妈敢信口雌黄！我……”佟勇猛地窜起，像头出山的豹子，一拳击在汤河的胸肋上。汤河那矮胖的身躯像个

破麻袋似的重重地砸在地板上。

佟勇冷冷地看着汤河。上前一步，道：“别以为你有个当局头儿的舅舅就可以胡作非为，你要敢再打冷老师的主意我就砸碎你的胸袋！”

出乎佟勇的预料，没等汤副校长回答，冷艳芳自己走进了汤副校长的屋子。

佟勇殴打汤副校长的事第二天便在学校传开了，因为汤河养伤在家，这事瞒也瞒不住了。学校沸沸扬扬，有的说汤河该打，也有的说看佟勇挺老实的没想会闹出这种事来。有一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那就是汤副校长绝不会放过佟勇，说不定会把佟勇弄进公安局拘留几天。冷艳芳没有参与，但她成了议论风波的中心。虽然她没有直接听到什么，但从人们投来的目光中她已明白了一切。她深怪佟勇的鲁莽，但又感激佟勇的那份情义与正直，佟勇是因为她才打了汤河的，她有责任承担佟勇的那份责任。下午没课，冷艳芳硬着头皮敲开了汤河家的门。她是在楼下辗转了近一个小时，直到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热情地问她找谁她才走上楼的。她不愿来，但为了佟勇她又不能不来，想想汤河家兴许会有别人，提着的心便放下了一些。

冷艳芳第一次来汤河家，走进房门的那一刻有一种踏入冰河的感觉。汤河家没别人，一人在看录像，冷艳芳走入汤河房里时看那电视机屏幕上什么也没有。

“快，快坐，真想不到你会来看我。”汤河受宠若惊地让坐，打开冰箱取冷饮。

“汤校长，你准备怎么处罚佟老师。”冷艳芳平静地问。

“你是为佟勇来说情的？”汤河的话里有浓浓的妒意。

“这事是因为我引起的，我不能不来。”